

墨水壶和笔

那是一个诗人的房间，有人看到桌上的墨水壶，说：“一个黑水壶所能产生的东西真是了不起！下一步又会是什么呢？那仍然会是了不起的！”

“当然，”墨水壶说，“那真是不可想象——我常常这样说！”它对那枝鹅毛笔和桌上其他所得到的东西说。“我所产生的东西美妙得叫人几乎不能置信。当人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懂，下一步我可以产生出什么。我只须拿出我的一滴就可以写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我真是太了不起了。我身上产生出所有的诗人的作品：人们以为自己所认识的那些生动的人、一切深沉的感情、幽默、大自然美丽的图画等。我自己也不理解，尽管我不认识自然，但是它无疑地是存在于我体内的。从我的身体走出来的有：漂荡的人群、美丽的姑娘、骑着骏马的勇士、比尔·杜佛和吉斯丹·吉美尔。的确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坦白地说，我真想不到我会拿出什么东西来。”

“对极了！”鹅毛笔说，“你根本不用头脑，因为如果你用头脑子的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提供一点液体而已。你流出水，好使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真正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呀！这个谁都知道。大多数的人对于诗的理解和一个老墨水壶没什么两样。”

“真无知！”墨水壶说，“用不到一个星期，你就已经累得半死了。你以为自己是一个诗人吗？你不过是佣人一个。在你没有来之前，我可是认识不少你这种人。你们有的是属于鹅毛这个家族，有的是英国造的！鹅毛笔与钢笔都为我服务过，当他——人——回来时，还有更多的会来为我服务，他这个人会替我写上我身上所取出的东西。我倒很想知道，他会先从我身上取什么呢。”

“当然是墨水！”笔说。

深夜诗人回来了。他去参加了一个音乐会，他被一位杰出的提琴家的美妙音乐迷住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惊人的丰富的调子：忽而像滚珠似的水点，忽而像在啾啾合唱的小鸟，忽而像吹过枞树林的萧萧的风声。他觉得听到自己的心在哭泣，如一个女人的悦耳的声音般在和谐地哭泣。看样子不仅是琴弦在发出声音，而且是弦柱、甚至梢和共鸣盘在发出声音。真是惊人的演奏！虽然乐谱不容易演奏，然而弓却如游戏般轻松地在弦上来回地滑动着。你很可能以为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拉响它。

提琴有如自己发声一般，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奏出来的。人们忘记了那位掌握它们和给与它们生命与灵魂的演奏者。人们把这位艺术家忘掉了，但是这位诗人记得他，将艺术家的名字和自己的感想写了出来：“提琴和弓只会吹嘘自己，真是太傻了！然而我们人常常干这种傻事——诗人、艺人、科学发明家、将军。我们自视过高，而我们大家却不过是上帝所演奏的乐器罢了。光荣应该属于他！我们有什么可骄傲的。”

是的，诗人写下了这些，作为寓言把它记下来了，并且把

它题名为：艺术家和乐器。

“这真适合你，太太！”当旁边没有别人的时候，笔这样对墨水壶说，“你没有听到他在高声朗诵我写下的文章么？”

“没错，这就是我交给你、让你写下的东西呀，”墨水壶说，“这正是对你自高自大的一种讽刺！你竟不知别人在讥讽你！我从心里向你射出一箭——当然我是清楚我的恶意的！”

“你这个该死的墨水罐子！”笔说。

“你这根欠揍的笔杆子！”墨水壶也说。

它们各自都觉得自己回击得很漂亮。这种想法使得它们感到满意——它们可以抱着这种愉快的心情去睡觉，并且很快睡着了。然而那位诗人并没有睡去。他心里思潮澎湃，像提琴的调子，像滚动的珠子，像吹过森林的萧萧风声。他在这些思想中可以触觉到自己的心，能从中看见永恒的上帝的一线光明。

光荣应该是他的！

躺在墓里的孩子

悲哀溢满了屋子，每一颗心都充满了悲哀。一个四岁的孩子死去了。他是爸爸妈妈的独生子，是他们的欢乐和未来的希望。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两个较大的女儿，最大的那一个这一年就要受坚信礼了。尽管她们都是可爱的好孩子，但是死去的孩子总是最心疼的孩子，何况他还是一个顶小的独生子呢？这真有如晴天霹雳。两个女儿幼小的心灵已经悲哀至极，父亲的悲

痛更使她们感到特别难过。父亲的腰已经弯了，妈妈也被这种空前的悲哀压倒了。儿子生病期间，她没日没夜地看护着他，照料他，抱着他，搂着他，觉得他已经成了她身体的一部分。她根本不会相信他已经死掉了，快要躺进棺材，被埋葬到坟墓里去。她认为上帝不可能把这个孩子从她的手中抢走，然而这居然成了事实，所以她在极度的痛苦中说：“上帝不知道！他的那些在世上的仆人，有的简直没有一点良心，这些人随便处理事情，根本不会理睬母亲们的祷告。”

痛苦中她舍弃了上帝。她的心中涌现了阴暗的思想——她想到了死，永恒的死。她觉得人是那么地低微而贫贱，她这一生是完了。这种思想使她觉得自己无所依靠，她灰心沮丧得一日比一日消沉。

当她苦痛到了极点，连泪水都流不出了。她已经忘记她还有年幼的女儿。她丈夫的眼泪滴到她的额上，但是她没有看它。她的脑里心中只有那个已死去的儿子。她的整个生命和存在都沉浸在回忆中：回忆她的孩子所讲过的每一句天真幼稚的话。

终于这一天要入葬了。之前她有许多夜晚没有睡过觉，可是快天亮的时候，她累极了，所以就迷迷糊糊地睡去了。棺材就在这时候被抬到一间僻静的房间。棺材盖就是在那儿钉上的，因为不想让她听到棺盖已钉上。

她一睡醒就爬起来，要去看孩子。她的丈夫含着眼泪说：“我们已经把棺材钉上了——这是非做不可的！”

“上帝既然对我这样无情，”她大声说，“人们对我怎么会更好呢？”于是她呜咽地哭起来了。

棺材被抬到墓地去葬了。这个无限哀伤的母亲跟她的两个

女儿坐在一起。她望着她们，但是她的眼睛却没有看见她们，因为她的意识中已经再没有什么家庭了，悲哀控制了她整个的存在。悲哀冲击得她完全如失去了罗盘与舵的船。入葬的那一天就是这样过去的，接着是一长串同样单调和沉痛的日子。悲哀的家人以湿润的眼和愁苦的目光安慰她，她完全听不进他们安慰的话语。是的，他们自己也悲痛极了，还说得出什么呢？

她不再知道睡眠是什么东西了。这时谁要能够使她的身体恢复过来，使她的灵魂得到休息，谁就可以说是她最好的朋友。大家劝她在床上躺一躺，她定定地躺在那儿，好像睡着了似的。有一天晚上，她的丈夫静听着她的呼吸，深信她已经得到了休息和安慰。因此他就双手合并祈祷，于是渐渐地他自己就坠入昏沉的睡梦中去了。他没有发现到她已经起了床，穿上衣服就轻轻出去了。她径直向她日夜思念着的那个地方——埋葬着她的孩子的那座坟墓——走去。她穿过住宅的花园，越过田野——这儿有一条小路通向城外，她沿着这条小道一直走到教堂的墓地。谁也没有看到她，她同样看不见任何人。

这个夜晚十分美丽，满天的星斗，空气是温和的九月初的天气。她走进教堂的墓地，一直走到一个小坟墓的近旁。这坟墓就像一个散发着香气的大花丛。她坐下来，对着坟墓低下头，她的眼光好像可以透过紧密的土层，看到心爱的孩子似的。孩子的笑容仍是栩栩如生地在她脑中：她永远忘记不了孩子眼中的那种亲切的表情——甚至当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眼睛里还露出这种表情。每当她弯下腰去，托起他那只无力举起的小手的时候，他的眼神似乎要告诉她很多的事。她现在坐在他的坟旁，正如坐在他的摇篮边一样。只是她现在是在不停地流着眼泪。这些泪珠都坠落到了儿子坟上。

“你是想到你的孩子身边去吧！”她身旁有一个声音说。这是一个低沉而响亮的声音，直接打进了她的心窝。她抬起头来，看到旁边站着一个人。这人穿着一件宽大的丧服，头上低低地戴着一顶帽子，但是她能看到帽子下那个庄严又足够让人信任的面孔。他的眼睛射出青春的光彩。

“去我儿子那儿？”她重复着这人的话。她的音调里流露出一种渴望的祈求的调子。

“你敢跟着我么？”这人影说，“我就是死神！”

她点头同意了。于是她马上觉得上面的星星好像都射出了满月那样的光辉。她看到各种各样的花儿在坟上盛开。土层像一块轻飘的幕布一样慢慢地、轻柔地向两边开去。她沉下去了，幽灵用他的黑丧服把她盖住。这是死神的夜。她沉得比墓底还要深呢。教堂的墓地现在好像是屋顶盖在她头上。

丧服掀起了一角，她出现在一个庄严的大厅里面。这大厅向四面展开，呈现着一种欢迎的气氛。周围是一片傍晚的景色，她的儿子这时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她紧紧地把他搂住，贴着自己的心口。他对她微笑，一个从来没有的这样美丽的微笑。她尖叫起来，但是没有人能听见，因为这时响起了一片悦耳的、响亮的音乐，时近时远，一忽儿又像在她的身边。这样幸福的调子她的耳朵从来没有听到过。它来自那个大黑门帘的外边——那个把这个大厅和天堂隔开的门帘。

“生我养我的妈妈！我亲爱的妈妈！”她听到她的儿子这样叫。

这声音是多么熟悉，多么亲热。她在无限的幸福中把他吻了又吻，孩子指着那个黑色的门帘。

“人间哪有这么美丽的呢？妈妈，你瞧！你认真地瞧瞧这

一切吧！这就是幸福呀！”

可是母亲看不见任何东西。孩子所指的那块地方，只有黑夜。她用人间的眼睛，看不见她那被上帝亲自召去了的孩子所能看见的东西。她只能听见音乐的声调，却没法听出那些她本该相信的字句。

“妈妈，现在我要飞了！”孩子说，“我要跟别的许多幸福的孩子一起飞到上帝那儿去。我急于想飞走，可是，你哭得那么伤心，我就没有办法离开你了。我是多么想飞啊！我可以不可以飞走呢？亲爱的妈妈，你总有一天会到我这儿来的！”

“啊，别飞！啊，别飞！”她说，“待一会儿吧。我要再看你一次，再吻你一次，再抱你一次！”

于是她拥着他，吻着他，这时顶上有一个声音在喊着她的名字——这是一个哀悼的声音。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听到没有？”孩子问，“那是爸爸在喊你。”

没多久，又有一个深沉的叹息声飘来了，一个似乎是哭着的孩子发出来的叹息声。

“姐姐！这是姐姐们！”孩子说，“妈妈，你还没有忘记她们吧？”

于是她想起了她留在家里的孩子。她心里起了一阵害怕。她向前面凝望。有许多人影飘浮过去了，其中有几个她似乎很熟悉。他们飘过死神的大厅，飘向那黑色的门帘，于是便消失了。难道她的丈夫，她的女儿也在这群幽灵中间吗？不，他们的喊声，他们的叹息，仍然是从上面飘来的：她几乎遗忘了他们，为了已故的儿子。

“妈妈，天上的钟声已经响起来了！”孩子说，“妈妈，天亮了！”

这时有一道亮光向她射来。孩子不见了，她被托到空中，周围是一片寒气。她抬起头来，发现自己是在教堂墓地里，儿子的坟墓边。上帝在梦境中抚慰了她，使她的理智发出光辉。她跪下来祈祷：“我的上帝！请原谅我曾经想制止一个不灭的灵魂飞走，原谅我忘了我应对活人负责！”

她说完后，心里似乎觉得轻松了许多。太阳出来了，一只小鸟在她的头上唱着歌，教堂的钟声正在召唤人们去做早祷。她的四周及心中都有一股神圣感！她认识了上帝，她认识了她的责任，怀着渴望的心情急忙赶回家来。她向丈夫弯下腰，温柔又热烈地吻醒他。他们谈着知心和热情的话。她现在又变得坚强和温柔起来——像一个母亲和妻子应做的那样。她心中现在有一种充满了信心的力量。“上帝的意旨总是对的！”

她的丈夫问她：“你从哪儿得到这种力量——这种恬静的心情？”

她吻了他，还吻了她的孩子，

“上帝通过我们的儿子给我的。”

两只骄傲公鸡

从前有两只公鸡——一只站在粪堆上，另一只立在屋顶上。他们都是骄傲得不可一世。不过他们之中谁表现得最突出呢？请把你的意见发表一下……但是我们要保留我们的意见。养鸡场是用一个木栅栏和另外一个场子隔开的，那另外一个场

子有一个长了个大黄瓜的粪堆。黄瓜非常明白，它是生长在温床里的。

“这是命中注定，”黄瓜自己心里想，“世上一切东西不会生下来就都是黄瓜，应该还有别的不一样的东西才对！鸡啦，鸭啦，还有旁边那个场子里的动物，也都是生物。我现在就看见栅栏上有一只公鸡。比起那只高高在上的风信鸡来，他当然具有不同的重要性。那只风信鸡是不会叫又不会啼，而且它既然没有母鸡，当然也就没有小鸡。它只是老想着自己，冒出一身铜绿！嗨，这只养鸡场上的公鸡，才算得上是一只公鸡哩！他连走路都像是在跳舞，听他啼叫的那种声音，简直是唱歌！他所到之处，人们就仿佛听到了喇叭似的！假如他到这儿来，把我连梗子和叶子一口吃掉，把我藏在他的身体里，那也死得很幸福！”黄瓜想。

夜里，天气变坏了。母鸡、小鸡和公鸡都忙着找藏身的地方。这两个场子之间的栅栏被狂风吹垮了，发出巨大的声响。瓦向下面飞，但是那只风信鸡仍然坐得稳如泰山。它连头也不掉一下，它没法掉头。它很年轻，是近来铸出来的，但是它却也很清醒和沉着。它是“生而老成持重的”，与天空中的翩翩飞鸟，如麻雀和燕子之类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它对它们是不屑一顾的，这些“身材渺小、叽叽喳喳、平平凡凡的鸟儿”。鸽子是身材高大，光彩夺目，比较像珍珠母，同时样子也像风信鸡，不过他们却是又胖又呆，而且他们成天就只顾着找吃的。“此外，跟他们打交道是再烦不过的了，”风信鸡说。

许多路过的鸟儿来探望这只风信鸡，给它讲一些关于外国、空中旅行队，以及许多猛鸟拦路抢劫的故事。第一次听这些事是觉得新奇好玩的，但是风信鸡后来知道，他们老是重

复，老是讲着同样的事情，这是很单调的！他们是很单调的，所有的都是单调的，谁都不值得来往，每个人都乏味至极。

“这个世界真是不值钱，”它说，“一切都是无聊之至！”

风信鸡变得“烦”起来了。这种情况在黄瓜眼中看来——如果它知道的话——是非常有趣的。不过它只知道景仰养鸡场的那只公鸡，却不知道他已经越场走到了它身边。

闪电与雷声已过，而栅栏也已经垮了。

“你们对于那阵叫声有什么想法？”公鸡问他的母鸡和小鸡。“那调子比较粗——缺乏艺术性。”

母鸡和小鸡都冲到那个粪堆上去。公鸡也走来，像一个骑士。

“你这菜园的植物啊！”他对黄瓜说这话的时候，它感到他很有文化修养，却没有想到他正在啄它，把它吃掉。

“幸福的死！”

然后母鸡跟小鸡都来了。只要他们之中有一个开始跑，别的也就都跑起来。他们咯咯地叫着，唱着，朝这公鸡望。他们都因他是他们的族人而感到骄傲。

“喔——喔——喔——嘟！”他啼起来，“只要我在世界的养鸡场上叫一声，小鸡立刻就长成大鸡。”

然后母鸡和小鸡就跟着他咯咯地叫和唱。

这时公鸡就告诉他们一个大消息：“一只公鸡会生蛋！你们知道这蛋里面有什么吗？在这蛋里面有一个蛇怪。谁见到都会受不了的。人类都清楚这件事。如今你们也知道我身体里有什么了吧。我是一只怎样出色的公鸡！”

说完，这只公鸡就拍拍翅膀，把鸡冠竖起来，又啼了一声。大家都震动了一下——包括所有的母鸡和小鸡。不过他们

同时又感到极其自豪，觉得他们族人之中居然有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们都咯咯地叫着，唱着，好叫那个风信鸡听到。它当然听到了，然而它还是稳稳的。

“太无聊了！”风信鸡心里说，“养鸡场里的公鸡是从来不生蛋的，而我自己呢，我懒得生蛋。如果我想，我能生风蛋！但是这个世界配有风蛋吗？一切真是无聊之至！搞得我都不乐意坐在这儿了。”

所以风信鸡就倒下来了。但是它并没有压死养鸡场上的那只公鸡，“虽然它有这个企图！”母鸡们说。这故事的教训是什么呢？

“宁愿啼几声，也不要变得烦而倒下来。”

“美”

你认识雕刻家阿尔夫勒得吧？我们都认识他。他获得了金质奖章，到意大利去旅行过，然后又回到家里来。那时他很年轻。事实上，他现在仍然很年轻，也不过是二十七岁而已。

他回到家，又到瑟兰岛上的一个小市镇上去游览过。镇上所有的人都认识这位来客，知道他是谁。一个有钱人家特地为他举办盛宴。一切有地位和有财产的人都被请来作陪。这真是一件大事情，在镇上自然家喻户晓。学徒和穷人的孩子，还有他们几个人的爸爸和妈妈，都跑到门外来，望着那些映着灯光的、拉下的窗帘子。守夜人可以认为这个宴会是他举办的，因

为他管辖的这条街上的居民来得特别多。处处是一片欢乐的景象。而屋子里因为有雕刻家阿尔夫勒得在，自然就更欢乐了。

他讲故事，谈话。大家兴致勃勃地倾听着，但是谁的热忱也比不上一位官员的寡妇。就阿尔夫勒得先生说来，她简直像一张灰色的空白吸墨纸。所有的话她马上就吸进去了，而且要求多吸一些。她是高度地敏感，出乎意外的无知——她简直可称一个女加斯伯·好塞尔。

“我好想去罗马！”她说，“它经常有那么多游客，一定是一个伟大的城市。请讲点罗马的事情给我们听听吧！当您从城门走进的时候，这个城市究竟是怎样的呢？”

“要描写出来可不简单！”年轻的雕刻家说，“那里有一个巨型广场。广场中央有一个方尖石塔，这塔有四千年的历史。”

“一位风琴师！”这位太太尖叫，因为她从来没有听到过“方尖石塔”这个字。

有些客人几乎失笑。雕刻家也是一样，但是他的笑一来到嘴唇边就消逝了，因为他看到太太那个女儿正用她那对深蓝色的大眼睛紧对着她的母亲。一个人有这样的女儿决不会是一个糊涂虫。妈妈很像一个特地冒出问话的喷泉，但女儿则是静静地听着，类似一个美丽的泉水之女神。她好可爱！她是一个雕刻家应该静看，但是不应该与之交谈的人。实际上她十分地沉默寡言。

“教皇的家庭很大吗？”太太问。

年轻人好像觉得这么说不太妥。答说：“他不是一个有大家庭的人！”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太太说，“我想说他有太太和孩子吗？”

“教皇是不能结婚的呀！”他回答说。

“我不赞同这个！”太太说。

她也许作出比这还要聪明的发问和谈话，但是假如她没有像刚才那样，发出这样的问题和讲出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她的女儿在靠着她的肩、那么略带忧郁的笑着吧。

阿尔夫勒得先生开始谈论。他谈论着意大利的色彩是多么美，山是多么紫，地中海是多么绿，南方的天是多么蓝——只有北国姑娘的蓝眼珠可与之比拟。他的这句话是有感而发的，但是应该懂得这话的她却一点也没有现出懂的样子。这应当也是一种“美”的表现吧！

“意大利！”有几个人叹了一口气，“旅行！”另外几个人也叹了一口气。“美！美！”

“假如我中了五万块钱的彩票的话，”寡妇说，“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旅行了！我和我的女儿。还有你，阿尔夫勒得先生，你可以当我们的导游！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去旅行！我们还可以带一两个好朋友同去！”于是她对所有在场的人和和气气地点了点头，使得在座者都以为会受到这邀请。“我们都到意大利去！但是有强盗的地方可不能去。我们将待在罗马，只去逛逛安全的公路。”

女儿轻叹了一声。一声轻微的叹息可能蕴藏着许多意义，或被解释出许多意义啊！这位年轻人发现它里面的意味深长。她的这双蓝眼睛今晚特别为他而闪光，这双眼睛里一定蕴藏着比豪华的罗马更宝贵的内心和灵魂的美。她临行前，他已经完全被这个年轻姑娘所俘虏。

雕刻家阿尔夫勒得先生现在成了寡妇家的常客。人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并不是专诚去拜访妈妈的，虽然他谈起话来总是

和妈妈在一起。他是为了寡妇的女儿才去的。大家把她叫做珈拉，她全名为珈伦·玛丽妮。这两个字省写起来就成了珈拉。她非常美丽，但是有人说她很迟钝。她很爱在早晨睡睡懒觉。

“她从小就有这个习惯！”妈妈说，“她是像维纳斯一样美丽，一个美人是容易累的。她喜欢多睡一会儿，正因为如此，她才会有一双那么亮的眼睛。”

这对蓝如海水的清亮的眼睛啊！这深不见底的静静的水！——该是有多大的魔力啊！年轻人现在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已经深深地坠入水底。他在不停地谈，妈妈在不停地问一些天真的、索然无味的问题——这些已在初次见面时问过。

听阿尔夫勒得先生谈话真是愉快。他谈起那不勒斯，谈起在维苏威火山上的漫游。他还拿出几张描绘火山爆发的彩色画片。寡妇别说听，连想也没想过这些。

“天哪！”她说，“那原来是一座喷火的山！住在那儿的人不会受伤么？”

“整个城市都被毁灭了呢！”她回答说，“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就是这样！”

“多不幸！你亲身经历过那些事情吗？”

“没有。这些画片上画的火山爆发，我一次也没有经历过，不过我可以亲自画一张爆发的情景给您看——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他将一张铅笔速写拿了出来。妈妈一直在坐着细看那几张鲜艳的彩色画。但她一看到铅笔素描就惊讶地大叫一声：“你居然看到它喷出白火！”

一瞬间，阿尔夫勒得先生对妈妈的尊敬似乎消逝了，不过他马上从珈拉的闪光中理解到，她的妈妈没有色彩的感觉。这

无所谓的。她有最好和最美的东西，她有珈拉这个女儿。

阿尔夫勒得最终和珈拉订婚了，这是很顺理成章的。订婚的消息在镇上的报纸上登出来了。妈妈把报纸买了三十份，因为她要把这消息剪下来，送赠她的亲朋好友。这对订婚的恋人是非常幸福的，丈母娘也是如此——她觉得自己和多瓦尔生攀上了亲戚似的。

“无论如何，你将是他的继承人！”她说。

阿尔夫勒得觉得她总算有了点聪明。珈拉什么也没有说，不过她的眼睛在闪着光，她的嘴角上飘着一个微笑——她的任何一个动作都是可爱的。是的，她是迷人的，但是这句话不能老是重复。

阿尔夫勒得为珈拉和丈母娘塑造了一个半身像。她们坐着让他观察，同时望着他怎样用手指塑造和整修柔软的泥土。

“我想这种琐细的工作你只为我们而做吧，”丈母娘说，“才不让你的佣人插手的。”

“我必须亲自使用泥土才能塑像！”他说。

“对，你总是那么周到有礼！”妈妈说。这时珈拉把他有泥巴的手紧握了一下。

然后他在这件创作中把大自然的美揭露给她们两人看，同时解释着活的东西是怎样高于死的东西，植物是如何高于矿物，动物是怎样高于植物，人是怎样高于禽兽，精神和美是怎样由形式所表达，一个雕刻师应该如何用具体的形象表现这种美。

珈拉坐着一言不发，只对他的这种思想点头。丈母娘很坦白地说：“这一套理论太深奥了！不过我是在跟着你的思想摸索前进。你的思想在转圈子，但是我要紧钉着它不放。”

同时“美”却紧钉住他，充满了他的整个精神世界，征服了他，控制住了他的全身。“美”从珈拉的形态内释放出来，从她的眼睛里，从她的嘴角旁，甚至从她的手指的动作中放射出来。阿尔夫勒得终于要坦白这话了，并且他，作为一个雕刻家，也能体会这话的意义。他只是谈论着她，想着她，一直到他的思想和言论完全统一起来。他们总是谈论着彼此。

那是订婚期间的东西。现在结婚的日子到了，伴娘和礼物都准备好了——这在结婚的演辞中已提到了。

在新娘的屋子里，丈母娘在桌子的一端放了一尊半身像。那是多瓦尔生穿着便服的半身像。他应该也是一个客人——这是她的意思。大家举杯高歌，因为这是一个愉快的婚礼，而新娘新郎也是一对美丽的人儿。有一支歌唱着：“皮格马利翁得到了珈拉苔娅”。

“这是神话里的一个故事！”丈母娘说。

第二天，这对年轻夫妇搬到哥本哈根去，因为他们要在那儿定居下来。丈母娘也跟着同去，为的是要照顾他们——这也就是说：帮小两口理家。珈拉将要过着少奶奶的日子。一切是新鲜、美好和幸福的！他们三个人住在一所房子里。而阿尔夫勒得如一句成语所描述般像坐在鹅巢里的一位主教。

他被形态的魔力所迷惑住。他看到了一只箱子，但是却看不到箱子的内容。这是一件不幸，而在结婚的生活中这要算是一件绝大的不幸。如果箱子一旦裂开了，它上面的金褪掉了，买它的人会悔不当初。在一个大宴会中，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吊带上的扣子落掉了、却没有裤带可以应急，他一定会感到狼狈不堪的。不过更倒霉的是：你在一个大宴会中发现你的妻子和丈母娘专门讲些无聊的傻话，而你却没法为这些傻话作

掩盖。

这对年轻夫妇总是手握着手坐着。他谈论着，她偶尔之间吐出个把字眼——老是那么一个同样的声调，老是像钟一样敲两下。他的精神只有在一个叫苏菲的朋友来拜访时才得到了一点点解放。

苏菲不太美，她的身体当然也没有什么缺陷。珈拉说她有些驼背，但是这只有女朋友才看得出来。她是一个头脑冷静的女子，她一点也没有想到自己在这家里也许是一个危险人物。她在这个玩偶之家里等于一股新鲜的空气，而新鲜的空气大家都认为是必要的。他们需要更多的新鲜空气，所以就走到新鲜空气中去。丈母娘和小俩口到意大利去旅行。

“谢天谢地，我们又回到自己的家里来了！”一年以后妈妈和女儿跟阿尔夫勒得回到家里来时说。

“真乏味！”丈母娘说，“旅行真叫人觉得腻味！请原谅我说这样的话。虽然我带着我的孩子在一起，我还是感到腻味。而且旅行那么耗钱！你得去参观所有的画室，你得去看一切的东西！当你回到家来、别人问起你的时候，你简直没有别的办法回答！别人会跟你说，哪些是最美的东西，哪些东西你忘记了。那些一成不变的圣母像我真看厌了，我自己都快变成圣母了。”

“而且那里的饮食才糟呢！”珈拉说。

“连一碗真正的肉汤都没有！”妈妈说，“他们做菜的手艺也真够糟！”

珈拉厌倦了旅行。她老是感到累——这是最糟糕的事儿。苏菲来和他们住在一起，这对他们说来是一件快乐事情。

丈母娘说：“你得承认，苏菲既会管家，也懂得艺术。就